

浙江文叢

# 趙志皋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# 趙志皋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趙志皋撰 夏勇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 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靈  
洞  
山  
房  
集

## 靈洞山房集序

士君子必有離世絕俗之慕，然後視天下之富貴，不足以爲吾之重輕，而可以養其靜虛純明之體。故喧寂不易其常，悲愉無改其素。其或進而居巖廊之上，雖至於都將相，歷華廡，而吾悠然之思，嘗運於物表，故足以應天下而有餘。即退而就藪澤，處閒曠，其心益安而無事，則可以盡世態物情之變。雖一旦舉而納之紛華波蕩，而吾不因屬厭而有所移。故江湖廊廟，昔人謂出與處蓋一心。而彼之徒湛尚於寂莫，顛冥於富貴者，固不與於此也。

學士灤陽趙先生，起制科上第，持方守中。見忤柄臣，嘗出爲廣左臬司。棄官隱金華山中，日選勝於泉石而追逐之，得今所謂靈洞山者，築室以居。攄幽發粹，亦日與之娛，而澹然其自適也。已而起官南中，數遷爲天官侍郎，尊顯矣。先生時時念故所釣游處，輒低回慨憶。又數數譚其林居盛事，能使人樂而忘其老之將至者。

久之，則以一編畀不佞賢，曰：『此吾所紀於茲山之勝，及四方賢豪之嘗過吾廬，而追賦其勝者也。子數志於林麓，其爲我序之，吾且攜以當卧遊焉。』賢退而詠歌其詞，不自知其身之徜徉於白雲紫霞間，目動神飛，而因以窺先生之志，果能超於富貴之外也。今世士人，一或坎壈於時，往往矯跡棲遁，希恬退之名。一旦徼時之幸，遂不勝其酣豢沈湎，昔者所謂山林之托，惟

恐其影嚮之，或及視以爲不祥而去之矣。先生當放逐日，能棲遲嘉遯，不萌怨懟之心。故今友且貴，在日月之際，而澄懷觀道，猶不廢山林之思。斯非不受氛垢，而無易慮於富貴者，不足與於此矣。宋儒蘇子瞻作《醉白堂記》，謂：『以韓魏公之勳名，終身有羨於樂天，而不以其所有自多。』歐陽永叔《思穎詩序》：『方欲乞身於彊健之時，而無愧其踐言之晚。』兩君子當國家樞筦之地，宜其劬勩不足，而其所思，乃嘗在山水園池之間。此所以能薄富貴，齊得喪，運功名於天下，而恒有餘裕也。不佞於先生之是編，蓋亦謂其有《醉白》、《思穎》之心哉！因書其端，以歸之先生，不知亦有當於先生否也？

萬曆己丑春中，國子祭酒吳郡趙用賢撰。

## 靈洞山房集序

金華以黃初平獨著，其他巖洞不可名者，湮沒甚多，要當待人而顯。今趙少宰先生以直書起居注，忤江陵相，出觀察五嶺。過家，探靈洞，咤其奇勝，割所積大官俸，爲買山錢券取之，於是靈洞始屬趙氏。

靈洞者，環金華錯列，宋學士所記洞巖者也。洞有六名，與未名者半，名者白雲、紫霞、湧雪，其三未名。趙先生既有茲洞，自五嶺左遷歸，日徜徉其中，乃披荆榛，薙荒穢，剔巘岈，抉幽隱。易故棲真寺址，建樓曰『秘書』。前爲齋曰『三山』，又前爲堂曰『六虛』，齋言境、堂言道也。樓之後有軒臨池，曰『玉液』，池舊纔三尺，先生疏而廣之，名『天池』，盡納群澗，滿則溢出，繞室左右。更鑿池半畝，瀉其中，潺湲聲振林木矣。紆徑一里而上，舊有半山亭，樵者弛擔於此。亭久廢，今復之。稍後有石，作菡萏形，亭亭數十丈，創蓮花菴於其下。由此半里，達谿橋，二流會焉。夾谿雜樹桃柳，春時遊者多迷，大似武陵源。而其勝悉歸山房，故總名『靈洞山房』云。山房既成，先生時時召賓客來游，觴詠相屬，倡予和汝。無幾何，而篇什盈卷軸，泠然悠然，罔非《考槃》之音哉！先生之志，蓋曰吾將老焉。

而會江陵相死，今皇帝親萬幾，詔即山中，起先生。先生無意復起，其門人汝南王胤昌以

奉使事，過山房。勸之起曰：『幸無以焚魚爲名高，而負主上側席至意。』先生然後強起，猶夢寐茲山，依依不去心。逮官南少宰，東望金華山之雲，咄咄自咤：『吾乃爲汝南生言所悞，役役塵鞅，山靈不將移文我邪？』哀其平時山中倡和詩若文，鋟之木，名『靈洞山房集』。貽之同好，曰：『庶幾明余之不忘丘壑也。』

已寄一編，授不肖，使序。不肖江東布衣生，安知出處事？與談廊廟，猶夏蟲語冰；與談枕山棲谷，即津津可樂饑也。及覩茲集，如入少文之室，卧以遊之，搔首遐矚，安得從先生杖屨如禽、夏哉！先生請熟計之，黃閣向青山，將安適從？勿但以兩王生之言如左右袒耳。

萬曆己丑春仲，太原王穉登撰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玉』，原作『太』，據後文改。

## 靈洞山房集上卷

文

### 靈洞山房紀事

靈洞山去邑之東南十五里。從金華山之巔，攢峰列嶂，蜿蜒三十里而下，一山而六洞環之，故曰『靈洞』，一名『洞巖山』。宋學士潛谿記之曰：『洞有六，著名者三：白雲、紫霞、湧雪，又名小三洞。』一山峻嶒，峙中後若屏，比衆山高出數百丈，旁若垂兩臂而下環於左右。中平廣數十畝，前列三山相挹，若主賓然。山之趺有泉，曰『天池』，散湧出地中，澄澈可鑑眉睫，味甘冽，冬夏不竭。泉之右，山稍半，有石高數十丈，狀若孤雲一片，飛來棲于此，俗呼曰『小飛來峰』，今題曰『飛雲』。稍西一山，巔岼多異石，藤木盤鬱其上，蒼然一巖。宋太平興國八年，僧某卓錫茲山，建棲真寺。邑之高賢逸士，若金仁山、張思誠、于介翁三先生，常遊息于此，多吟詠。脩竹長松，拂雲干霄，翳翳不可見日，勝甲一邑。後以嘉靖初年廢，林木蕭然殆盡，惟山與泉石無恙。余嘗從二三友人遊，深爲扼腕。

歲丁丑，余出補嶺南，過家。主人夙知余有山水之癖，願以其山歸之。余欣然出所積大官俸易之，未及芟除，之嶺南，然寤寐常在之也。辛巳，從嶺南謫官歸來，即避去山中。徘徊顧瞻，宛然一丘一壑可專也。於是，誅茅治地，易前寺趾，依最高峰，去天池二十武，構樓三間，移所載圖籍藏之，顏之曰『秘書』。旁翼兩小樓，一宿客，一以儲糗。樓前爲齋，曰『三山』。齋前爲堂，曰『六虛』。環以牆，牆棹楔，管中翰建初爲書『太史讀書處』。樓之後有軒，曰『玉液』，面山臨池，光映窗几。池舊可三尺許，僧人祇汲以供廚傳。余拓而方之至尋丈，黎惟敬秘書隸天池，題『金華第一泉』于上。由是，泉出自山下者，盡歸池中。池水盛溢出兩旁，余從兩旁導之，繞左右室。於環牆外，開鑿大池，方半畝，會左右流于中，然後出注深壑，曲折澎湃，鏘然有佩玉聲，與林木答響。逕紆迴一里而上，夾種以松。中有半山亭，爲遊人憩息所，歸樵往往歇擔語笑，後亦廢，今復之。稍後有石如蓮花，高數十丈，爲朶蓮花菴，奉觀音大士。繇此達谿橋，僅半里。兩源之水，深各十餘里，會於橋下，作清淺流。兩涯盡植柳，或間以桃，春遊溯谿而入，人謂不讓武陵云。

余初入山中，偕一二友人宿僧舍，憶宋學士記六洞不可踪跡。一樵人報余：『山之東踰嶺有洞，更奇絕，樵牧慣入之，遊人罕至。』旦起，持炬偕入。穹窿峭峻，作蹠踟行，底深，垂梯而下，四傍壁立，皆乳石，瑩白如玉，滴水若露，題詠尚未漫漶。昔人已先物色之，較白雲、紫霞爲勝，何記者故遺之？說者謂寺僧厭多遊人，湮塞之，故不名。然則三洞之名，起建寺之後乎？

是不可考。因名之曰『玉露』，《紀游集》曰『水簾』，非定名也。踪跡二洞，皆在左右兩山內，三洞皆近寺，僧之湮塞匪誣矣。

余惟茲山靈秀，從開闢至宋，始建寺，豈前此長與他山同榛莽乎？歷宋至明五伯年，又廢，余始得鼎新之，山川之顯晦，固有時耶，抑有待耶？

余自築室山中，鑿田疏水，種竹樹松，樵於山，蔬於圃，歲收芋栗以代食。日惟掃一室，設淨几，焚香靜坐，隨意向明窗誦古書、古詩，數過輒罷去，呼小童汲清泉，煮茗啜之。蕭散步玩泉石，徙倚松間竹下，翩翩對舞鶴。南軒展簟一卧，山光滿庭，雲容在戶，禽鳥關關相和鳴，枝頭。夜分篝燈獨坐，山氣寂然，緣慮盡息。惟泉聲泠泠，從窗中過耳畔。客至，亦不甚爲禮，洗鐺烹茶，採芹折葵款之。願留者，宿之小樓，劇談無生話，去必送之山亭，詠歌而返。唐子西詩云：『山靜似太古。』余蓋以二年間遊羲皇上矣。回視數年溷塵，纓迷世網，浮沉南北，美惡好醜，奚啻一夢？

余方以歲暮沍寒，閉關辭客，汝南王胤昌奉使江右，紆道過山房，邀歷覽諸勝。適余有新命，胤昌坐而與余談出處事，謂宜且應明時出，無耽丘壑。余笑曰：『姑置之，曷爲我記之乎？』胤昌索余一言，紀其事，遂走筆書之。『靈洞山房』，邑侯喻邦相名之也。

萬曆壬午大呂月，六虛堂主人趙志皋書于羲皇一榻處。

## 靈洞山房記

余性喜林棲，而受數左海人而郭居，無可游目者，僅能壘石疏池，以依稀山水之似，頗爲游客之所麋集，不勝煩而中悔之。且以其自人力目境陋，而杖屨易窮，益厭其無當。而今年强起官白下，得走攝山牛首，挹棲霞、獻花之勝，然不一宿而去之。至盧龍清涼天界，高坐釋老之宮，與魏邸東西南北之圃，其高可以眺，其奇麗可以憩者，意稍足一暢。第不移晷而與人告御矣，何者？以俱非吾有也。間從天官趙侍郎汝邁，談其所卜靈洞山房之幽絕，娓娓久之，爲神飛而色揚。已出其一編示余，曰：『此吾所自紀，紀之不足而詠歌之。諸賢之過我也，而續紀之且和之者也。吾雖匏繫茲地，未嘗一夢寐而不在山房。子其爲我記，以寫吾思。吾得朝夕焉，且爲刻之石，以酬山靈。』余謝不敏，不許。

蓋公之言曰：『靈洞山者，去蘭谿東南十五里而遙。其來自金華之顛，若率然蜿蜒而下三十里而近。山一而六洞環之，以故宋文憲公濂云「洞六也，而著名者三，所謂白雲、紫霞、湧雪者也」。白雲者，最險而高，時時有雲氣還往也。紫霞者，色紫而麗，幾如天台赤城霞也。湧雪者，玉乳散漫，若雪之飛舞也。吾故獲游焉，則茲山孤聳，俯諸嶺，懸絕數千尺<sup>〔二〕</sup>，張左右翼而下。中爲石田，廣袤數十畝。前列三峰，若三大賓。山之趺有泉，曰「天池」。自地湧出，瑩可鑒髮，其甘若飴，盛夏冰齒。泉之右山半，有石高可數百尺，若孤雲飛來，欲墮不墮，曰「飛雲」。

更右一山，多異石、藤木、樛葛，望之蒼然。宋初有異僧棲焉，築蘭若，曰「棲真」。故多脩竹喬松，勝冠一邑，爲高賢之所托足。及吾往，而寺廢久矣，山亦已童，且爲野人所據，悵然久之。及吾有嶺左之役，過里，其主知吾之有山水好也，納券而請直焉。吾欣然爲昂其直，割太官之積鏹以償。而後自嶺左以不任謫歸，始謀保此山，且以它地易蘭若趾。去天池二十武，構樓三楹，攜所載圖籍歸之，顏之曰「秘書」。傍翼二小閣，一以宿客，一以儲糗。樓之前齋曰「三山」，可據而望三峰也。齋前有堂曰「六虛」，取《易》語以表洞也，郭子章氏得其義矣。樓之後有軒曰「玉液」，面山而臨所謂天池者。其始方廣僅三尺許，僧以供茗粥而已。吾拓而濬之，至徑丈餘，於是盡受諸泉。泉盛而池溢，吾東西疏兩溝，磬折環吾牆，而會匯於大池。池可半畝，亦吾所鑿也。自是委曲縱流，深壑琮琤不絕，音與風松相應。可一里許，有半山亭廢，而吾復之。樵歌牧笑，得於所憩。去亭有磐石，高亦數百尺，峯巒如蓮花，吾爲創蓮花菴，以奉觀世音大士。更半里降，而達谿橋，諸山之水皆合，且餘十里，夾植桃、柳，春時爛熳，游者作武陵源觀云。昔之所望而不可即，游而不獲信宿者，長爲吾几席間物，吾亦可以快矣。即洞六而得其三，於未顯者亦可以已矣，而猶時時往來於懷。一日，有樵者來，言：「公果欲盡得之乎？有一洞，去白雲稍近，其勝殆逾之。」吾乃欣然攝衣而往，披荊棘，履巉巖，至洞口，則幽深不可際。列炬魚貫而下，四壁皆石，鍾乳，瑩白如玉，滴瀝有聲，霏霏若露屑，吾乃名之曰「玉露」，其奇麗非三洞所敢望也。顧壁石若有題字，不盡湮滅，以爲始發之耶，則胡以有題字？故嘗顯耶，

則胡泯泯不獲？以其名寄宋公筆也，殆不偶矣。樵者沾沾謂：「吾當爲公更得二洞，姑識之。」』

趙公又爲余言：『自吾有天池，以煮茗，泉清而茗香；以釀酒，泉甘而酒醖。其流以溉田，滌松竹，灌百卉，流長而土加沃，蔬筍可以茹，芋栗可以飽。此吾居山之饒也。日掃一室，淨几明窗，焚香燕坐，或誦古書，或詠古詩，或臨古帖。興到則消搖泉石間，鶴舞鶯歌，不減孔稚圭、戴仲若家樂。倦掃一榻，展簟而卧，山光滿几，雲容拂裾。夜分篝燈，寂然萬緣都息，唯聞泉聲泠泠度耳。此吾居山之所獨饗者也。故人過從，不冠而幘，酒茗資之泉，蔬筍芋栗資之圃，留則棲於閣，去則送於亭。此吾居山之與客共者也。今者，日未春而起瞰太倉粟，籩豆之實，取之官祿，對案呼筆，手削吏牘，束縛冠帶，腰領不屬，問之吾山，有一於是乎？子趣記之，吾且歸矣。』

余曰：『不然。公，天之所命以佐人主理者也。其以茲山奉公，非欲公長有之也，欲茲山之借公以名於天下後世者也。不然，何六洞之顯者，至公而始有文章；隱者，至公而始出也。凡專爲圃者，不能山居；山者，不辦爲圃；圃而山者，不能盡得山之勝；山而圃不能文章者，不能使其圃之長新；而公獨兼之矣。今茲與公約，公第無歸，而余請先之。公爲余傍山而掃一室，余且按公紀與詩，次第而問矣。』

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吳郡王世貞撰。

## 靈洞山房記

予雅有泉石膏肓疾，一丘一壑之奇，必欣然探之。嘗冒雨，欲窮崆峒玄鶴洞，而險黑不可入。太華丹洞，非御風不能至，予亦淩虛架一木望之，石牀藥竈，歷歷見也。太和諸洞雖勝，而溷于祈福佞俗。匡廬佛手巖洞多水，據石小坐耳。從姑巧麗，稍涉人力。子厚《石湖》所紀，自是嶺徼尤物，亦以人顯，且遠不易至。讀宋景濂先生《棲真院記》，所謂『洞巖之山，玲瓏鬱紆，靈洞凡六，而著名者三，白雲、紫霞、湧雪』，神往者數矣。洞在蘭谿，爲予師潑陽先生里。先生自詞垣出臬嶺南，便過家園，低徊洞口不能去。洞舊有寺，宋太平興國八年建，嘉靖初廢人民間。先生以史局所積大官奉易得之，除芟未竟，之廣州，每飯未嘗不在茲洞也。庚辰，先生左遷歸，願始愜，乃畢力于此。

今年冬，予奉使豫章，泛舟謁先生洞中，而同館陸敬承子請告在里，亦撰履往，遂盡其勝。先生因寺趾稍改易，起樓三間，曰『秘書』，藏所讀中秘書也。前揖三山，後臨絕巘，兩翼各小樓一，爲遊客憩息所。樓前曰『三山齋』，前堂曰『六虛堂』。前棹楔，管中翰建初題曰『太史讀書處』。門前池可半畝，兩泉交流其中。樓後小軒曰『玉液』，爽豁幽邃，設名香淨几，翠巒環抱，若女牆然。軒前小池，僅丈許，而源出地中，冬夏不竭。汲以烹茶，未知與中泠、惠山孰愈？池兩掖分流入前池，又引其餘灌溉畦園。黎瑤石秘書隸小碣曰『天池』，上題曰『金華第一』。

泉』。池右高山之半，有石數百尺，形狀奇詭，無所緣而特起，曰『飛雲』。逕紆仄一里許，中有半山亭，遊客樵叟多憩此。折而東，一峰若菡萏倚天，亦曰『蓮花峰』，比之玉井云。先生爲予言：『茲山六洞，寺僧厭遊者，塞其三。余時時策短筇，物色不可得。一日，樵人報曰：「山外稍東里許，一洞殊絕，罕有至者。」因持炬深入，題詠字尚可辨。兩壁削鐵，垂乳如玉，四時滴水若露，迺名之曰「玉露」。此豈六洞之一，爲僧湮塞者？抑其餘也？稍南北，仍有二洞，已得其處，尚未闢，信有數哉！』嗚呼！自有此山，即有此洞。蘭谿固越材藪，游未必愛，愛未必得也。茲乃歸之先生，蓋造物秘之，欲洩於先生爾。苟以數言，晦而必顯，不問其爲何人，時至亦出，豈以人勝之義哉？

先生翰林不容出臬憲，臬憲不容出倅郡，隨在湮塞，固數也。主上方求舊臣，錄遺直，不但復舊而已，是洞之喻也。先生曰：『予自得茲洞，即與松桂盟，高卧不出矣。子乃以是說我，此山最靈，恐爲文移子矣。』予矍然避席，對曰：『巢、由、務光，其名甚高，其行甚卓，然非中庸之道也。孔、孟生亂世，值闇諸侯，而栖栖弗止，君臣之義重，不忍一日忘天下也。故曰：「果哉！末之難矣。」先生抱用世之才，際不諱之日，迺戀戀一洞，《北山》之移，爲南山之徑發爾。先生誠始終不忘茲洞，亦可避金馬，何必焚銀魚哉？』先生笑曰：『予念不及此。雖然，子姑舍是，其以所遊者，爲予靈洞山房記。』

萬曆壬午臘月望後，門人汝南王祖嫡識。

## 六虛堂記

夫道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伏羲氏則而畫之，曰六畫；分陰分陽，用柔用剛，曰六位；道有變動，曰六爻；擬諸形象，曰六龍。吾夫子以其不可典要，曰六虛。摠之非六也，三才之道也。無聲臭，無名象，虛也，而未始虛也。富有而大，日新而盛，實也，而未始實也。實而虛，虛而實，是乃所謂道也。天之蒼蒼，參寥無上，玄冥無下，盎然虛者非邪？而孰爲之盎然邪？地之溟溟，注焉不滿，酌焉不竭，曠然虛者非邪？而孰爲之曠然邪？人之惺惺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忿懣好樂憂患之未有所，湛然虛者非邪？而孰爲之湛然邪？就其盎然、曠然、湛然者名之，不可謂非虛；就其所以爲盎然、曠然、湛然者名之，不可謂虛。老者曰：『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』虛而不屈，此老氏之虛也，而歸之無無。佛者曰：『離者無身，微者無心。執身爲身者，則有身礙；執心爲心者，則有心礙。』此佛氏之虛也，而歸之空空。詞章之儒，經籍深富，辭理遐亘，渙如江海，鬱若崑鄩，自謂濫侈葛天，推三成萬，實其腹以今古，而竟流於淫詖。刑名之家，《儲說》倒言，八觀五輔，薄仁義，羨富強，盡思慮，揣得失，挈前言而責後功，自謂其實利便於人國，而竟流於慘刻。是四人者，虛者虛矣，而惡知所以虛？實者實矣，而惡如所以實？吾所謂虛，此六者也；陰與陽，柔與剛，仁與義也。吾所謂實，一也，所以宰乎陰與陽、柔與剛、仁與義也。不有六，則無以受一；不有一，則無以成六。故曰『六爻之動，

三極之道也。』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，此虛虛實實之說也。顏子仰鑽瞻忽，幾近老佛之舍，而夫子以禮文實之，見徹卓爾。子貢貨殖，猶然多學多能之見，至於千億屢中，中充也，滿也，已墮於世儒之塹。而夫子以顏之屢空，惕之空虛也，故顏之學始於如愚，終於若虛，而非賜所敢望。

吾師趙澱陽先生，起東浙，慨然以斯道自任。子章弱冠受學於燕，先生嘗告子章曰：『人之一心，無時不用，亦無時不止。如太虛之體，流行於旦夕瞬息間，而未嘗有也。』又曰：『幾者，動之微。先天之終，後天之始也。辨之而早，不離乎天；失之不察，遂向乎人。流行而無有者，虛也；幾者，一而實也。』蓋宛然聖門虛實之旨。

先生在詞垣，以不得於時相，出臬東粵。已拂衣歸金華，天啟斯文，竹之六洞，虛明玲瓏，盤紆豁徹。舊三洞名白雲、紫霞、湧雪，僧堙其三，未有名，至是悉屬先生。先生誅茅結廬其間，顏其堂曰『六虛』。會詔召先生，入備顧問。而子章侍教堂中，先生顧謂子章記之。

嗟乎！宇宙大矣，所謂虛者，豈第六洞？自六而百千萬億兆京正載，何適非虛？而要其實，則一也。故曰：『吾道一以貫之。』五達道、三達德之行，一也。生知、學知、困知之知，一也。安行、利行、勉行之成功，一也。爲天下國家之九經，一也。佛、老空無其萬，而並空無其一，故間隔於五際，而窒施於八埏。辭章、刑名之儒，綢繆其萬，而芻闔其一，故翱翔於蓬蒿，而絕望於蒼溟。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。虛而爲虛，難乎有恒，故虛貴盈也。山上有澤，虛以受